#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三

宋 滕珙 撰

性類

論儒釋言性不同之義

答徐子融

此段謂釋氏以虛空寂滅為性故不識性

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

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相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是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葢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何從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别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

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便有此性即如來諭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為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

論人物同稟之義

答陳才卿

此段首謂人不可以知覺為性次謂天命之性亦人物之所同稟

前書所論方叔（姓陳）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為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着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須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

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為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謂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葢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為為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為之功在我為切故又有以吾為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衷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

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為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却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為此道也

論孔孟言性之異

答宋深之

此段謂夫子雜乎氣質而言孟子則專言其性

之理

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

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詳矣具在方册若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其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

論韓子諸子言性之異

答林德久

此段韓子說為性者五於諸子最為近理

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無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但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箇虛空底物包裹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才見

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論未發已發之性

答嚴時亨世文

此段謂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一謂之性便是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

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論告子言性之義

答嚴時亨

此段謂伊川隙中日光之論最為親切學者須詳味之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因

以有異所以孟子分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之言為不當而告子白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别反為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為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復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杞柳之性固可以為桮棬然

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為桮棬也若杞柳可以為桮棬而梗楠不可為桮棬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不相入不當引以為說也此等處須且虛心看他聖賢所說文義旨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為善學若如所論徒為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

論感物而動之性

答胡廣仲

此段謂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感物而動便是此理之發

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强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定體如此耳

論生字便是氣質之性

答王子合

此段謂說性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葢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說性便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

極本窮原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原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論性善不與惡對之說

答胡廣仲

此段謂之性善者乃所以別天理人欲之分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究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

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别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别有無對之善此又其之所疑者

性命類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答張南軒

此書以天命皆人物之所同得以生但物隔於

氣人蔽於欲故聖賢教人正以修身以盡性至

命

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則其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不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

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絶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正謂此耳遺書

第十八卷一段論此甚詳 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

端五典之外而别為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葢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

何如耳更幸細思之如有所得便中又望示教

論未發已發之善

答郭冲敏

此段謂善非有二但以其發與未發有不同耳

又云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某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前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即

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為之時性動之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其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論性命不同之義

答許順之

此段專一推明君子不謂性命之意

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

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禀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請試思之

論孟子性命之説

董公叔重問及此章先生是其説今録之

此段取董公之説為是

董問曰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此性字專指氣而言如性相近之性

有命焉此命字兼理與氣而言如貧賤之安分富貴之有節是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所遇應不應所造有淺深厚薄清濁之分皆係乎氣稟也有性焉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天地之性之性不知可作如此看否文公答曰此說分得好

論民有物則之義

答陳衛道鞏

此段謂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夫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illegible]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四

宋 滕珙 撰

性情類

論性情體用之義

答方賓王 誼

此段謂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用也

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用也統性情該體用者心也今曰流動發生之端即所謂生之性又曰萬事之理莫不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似未安也盖孟子所謂四端即程子所謂陽氣發處不當以是為性而義之名則自其未發之時固已立矣羞惡之心則其發見之端也自不同耳

論性情一物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性情一物只為未發已發之不同耳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為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為性何者為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為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即云

由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論孟子性善之義

答胡伯達

此段謂性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所謂善者血脈貫通未嘗不同

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

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葢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者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

天地之性類

論天地即我之性

此段謂釋氏不知死生之説所以不知性命之理

答萬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説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説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别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己性把持

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説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别説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别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界限乎

形色之性類

論形色天性之義

答吳晦叔

此段謂天性不外乎形色之間

其謂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名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

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

人物之性類

論人物氣禀之異

答徐元聘

此段謂人物之性本同而氣禀則不能無異耳

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禀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

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來諭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內一章首云子思子曰者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 論人為最靈之義

答佘方叔大猷

此段謂人為最靈故能備五常之性若禽獸草木則昏而不能備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

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四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五

宋　滕珙　撰

心類

論心當以窮理為先

南軒以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辯寄來先生答之

此段專以學者之病在於此心燭理未明故無以應事物之至

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其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

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竪拂運水搬柴之説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虛某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而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汩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

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大快而流於異端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

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擷撲不破絶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寛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

論心當以敬為主

南軒與先生書講論經子之疑因言及此答之

此段謂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而心自存矣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又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

乎

論心未發已發之旨

答張南軒

此段謂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

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葢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册豈欺我哉葢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别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

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論心與情之說

此段謂天理人欲之判特在其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

答張南軒

其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

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盖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内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未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舎是而别求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

論程子人心道心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人心私欲道心天理之異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某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爲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没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

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為後人可謂切至矣答云其近思却與來喻頗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為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再問人心道心之說

此段謂人心道心不可作兩物看蓋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

答張南軒

其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

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

論人心私欲之説

答張南軒

此段謂聖人謂微有一毫把捉意思便是人心人心私欲之説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

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
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
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
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
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
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
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
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

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論孟子惻隱之心

答張南軒

此段謂伊川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就人身上指出實理最為親切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

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内外之别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已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論顔孟動變之義

答張南軒

此段謂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顔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論心為一身之主

答張南軒

此段專一推原要當主敬之義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㫖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黙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

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

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

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某向來之説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論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葢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切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

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甚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葢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

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此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逺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

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
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
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
段事也來教又謂其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
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某
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
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
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

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以為如何

論操舍存亡之義

答許順之

此段發明道心人心之旨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

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論此心入存出亡之異

答何叔京

此段謂心之體用始終有真妄邪正之分

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

入皆為物欲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别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

論聖人衆人操存之異

答何叔京

此段謂聖人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而存之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别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别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

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

論本心無有不仁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

之效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别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論心有忿懥之說

答林擇之

此段謂聖人之心無所作為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處

心有忿懥之說似已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為也特未嘗作為耳

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

特以作爲之不可耳

論心體本靜之説

答游誠之

此段專論操則存舍則亡之義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

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

論心無形體之說

答呂子約

此段謂操則存便是本體惟其操之久自然安
於義理而不妄動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
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
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
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
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
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

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才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人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

論動静存察之義

答方賔王

此段謂學者不可於頃刻間認得正當意思便

謂本心之妙不過如此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耳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

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辯之端也

觀心說

文集

此篇謂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

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容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賓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繆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

所當辯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紬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有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矣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

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天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

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辯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論理義養心之旨

先生任同安主簿作示諸生

此篇論古者理義養心之術

古之學生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

是故學者有成才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絶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門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且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陟疾徐俯仰之容左右

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與相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也僕之吏事得與諸君游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葢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强諸君者茍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勿忽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六

宋 滕珙 撰

心性類

論存心養性之義

答李伯諫

此段謂學者實有為已之心嚴立規程力加持守便可以深造夫道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内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静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已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已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

力久内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内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别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論性與氣合之理

答蔡西山

此段謂人心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

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

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

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据之以為精一之地也

論伊川性即理之說

答徐子融

此段論人與物心有明暗性有偏全之異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横渠先生又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

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禀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

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仿佛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

論盡心知性之説

答林德久

此段謂能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有心不同存心即操

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論學者聖人之事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學者造道聖人作易之事不同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心性情類

論大學知至意誠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歷辨何說之非

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能體認之便是天德體認乃是人力何以為天德乎性心只是體用體用

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即道心即仁語亦未瑩須更見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也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至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為人心則有感應也

論存心養性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

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今以性為理之本然則以理為性之末可乎所引元者善之長為比亦不類元在衆善之先故為衆善之長與此文意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為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别為一物正今日之異同也覺與動字固不同然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睡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些子欲動未動處屬心

也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者亦自相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即心也此皆未安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以為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衆理之總會處爾

論天命謂性之說

答何叔京

此段謂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

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為本而彼衆德為末耳　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加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

養之功方始守得葢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互相發耳

論諸人言有得失之義

答馮作肅

此段謂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静而無不在焉

性情等説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曰

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别感有内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别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别所以各人只説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

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論知言論情之說

答胡廣仲

此段謂未發而知覺不昧則是心主乎性已發而品節不差則是心主乎情

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葢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情性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

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曰以情為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為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又程子答吕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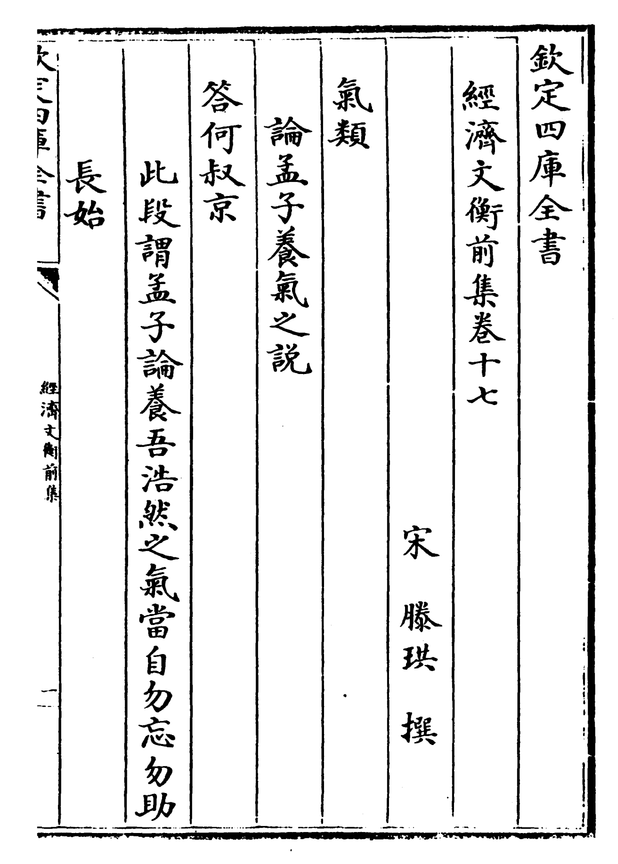
## 赤子之心類

### 論赤子渾然之心

### 答胡伯逹

此段謂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純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着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南軒所説固善然必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為不失乎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七

宋　滕珙　撰

氣類

論孟子養氣之説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當自勿忘勿助

長始

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葢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胷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論孟子義襲之說

答項平父

此段謂學者欲知養氣之說當辯孟子告子義

内義外之旨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繹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旨趣識得如今為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荅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内也其曰非義

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
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
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
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强制之而頑
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
處却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
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

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辯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五步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

論孟子謂縮壹之義

答嚴居厚士敦

此段謂養氣在乎知言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强為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喻而畧言之縮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

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髮之差故日用之閒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詖淫邪遁四字有次第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抄出同看可也

論程子孟子立言之旨

答呂子約伯儉

此段謂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自然無所愧怍

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為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即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

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養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功夫因此說出來耳

夜氣類

論夜氣存養之義

答許順之

此段謂學者於旦晝所為處理會使此氣常清則

仁義之心常存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

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為便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不遠復更檢易傳看與所論亦不相似

論夜氣休息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夜氣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

夜氣以為休息之時則可以為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䰟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為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為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性氣類

推論性論氣之說

答連嵩卿

此段謂論性則當論氣論氣則當論理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論明道性氣之說

答方伯謨士衡

此段謂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本非二物

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

論辨別性氣之說

答劉叔文

此段謂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細詳來喻依舊辯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

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來說雖多只以此意思之便見得失

理氣類

論理氣形上形下之異

答黄道夫

此段謂理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氣者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魄魂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為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

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强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論理氣聚散有無之異

答廖子晦

此段謂氣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不為聚散而有無也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欲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

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八

宋 滕珙 撰

仁類

論程子類聚孔孟言仁處

答張南軒

此書專言近世學者之說高妙之弊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

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字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其

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殊不類近世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

論言仁序

此段以明善之說非仁字主意所以孔子論仁每以仁智對言之也

答張南軒

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全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

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再論以愛論仁及類聚言仁

答張南軒

此段謂以愛言仁猶升高自下類聚言仁其中下學上達之方亦可去其厭煩就簡之弊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益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没交涉矣此區區所

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就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説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但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

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

論苟志於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為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

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已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

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論民非水火不生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仁有甚於水火未見蹈之而死者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而水火尤見蹈之而死仁則保合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

論天地以生物為心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有病

某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

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辭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論孟子不忍之心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孟子此說自首章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

某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

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論仁道無物不體之說

時南軒書來問曰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則發見而為不忍之心也大柢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為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云云

此段謂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恐未

安

其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着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

均為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静四徳具焉曰仁曰義

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徳也及其

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

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

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

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

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

論以愛名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專一推明仁性愛情之義

某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

情不本於仁之性也其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為精密而來諭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論程子言仁本末

## 答張南軒

此段專以程子之言為折衷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其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

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别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静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杲之說

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兩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生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

不相晉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八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九

宋 滕珙 撰

仁類

再論爲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專務折衷舊說之非

某再讀别紙所示三條竊意髙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

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

覺正謂知寒暖飢飽之類耳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遜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

證成其說則非某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

又論與天地萬物一體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以下數句義皆未安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某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某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

為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令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為然也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

論克己復禮爲仁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恐啟望空揣摸之病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啟望空揣摸之病矣向見吳才老說此

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為徵妙隱奥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黙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再答張南軒論仁之説

答張南軒

此段專欲剖析逐段言之未善處

仁説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即下文

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又曰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内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强爲之也此數句亦未安蓋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

非以血脈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參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

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盖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盖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强為之也詳此盖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並乞詳之如何

再論古人教人明白之意

此段謂學者求仁當實下恭敬存養克已復禮之功

答呂東萊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

務蓋皆巳畧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令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巳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郄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望之標準

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為如何似不必深以為疑也自已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畧與彼說破乃佳

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

論仁與心渾然一體之說

答何叔京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

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果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察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之謂也

再云安土者隨所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

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論仁本有是心之説

答何叔京

此段謂心主於身所以為體者性所以為用者

情

仁是用功親切之效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本有是

心而工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故某向者妄謂

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

謂旋安排也但着字差重耳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下句則似初無病仁是用功親切之效此句有病後别有說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静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自太粗露了何得更為無着摸乎

論天下歸仁之説

答楊子順

此段謂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效言

天下歸仁亦是畧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太作意説得張皇

論仁説

文集

此篇謂仁之為道包四德而貫四端體無不在

而用無不行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知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

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已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已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

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有分域之不

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旨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説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

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荅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巳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盖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

作仁說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九